

工地上的星光

張曉著

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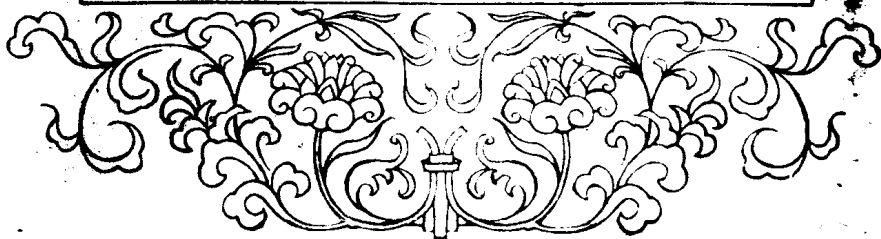


工地上的星光

551

工地上的星光

張曉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工地上的星光

張曉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龙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168 1/32 12印張 2插頁 283,000字

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30,000 定价(6)1.2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我国西南某基本建设工程中青年突击队的成长的作品。工程开始的时候，这支由一批青年新组成的队伍，对工业建设毫无经验，各人的阶级觉悟和道德修养也好坏不齐。但是，他们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，很快的掌握了现代化的技术，政治上也逐步成长起来。

这里面有学习技术失败时的苦惱，有友谊与爱情被誤会的痛苦，有被欺騙与被污辱的眼泪，有懶惰与苟且偷安的行为；但是，这里面也有向劳动技术进军的巨大斗争，有坚贞不屈的爱情，有同志式的鼓励和鞭策，有长者爱护后辈的温暖，更有党的领导者和苏联老专家对青年一代无微不至的鼓舞与关怀。

封面設計：袁运甫

第一章

1

夜里九点钟左右，向淑云站在701工地附近一个小山坡上。

天，是墨黑的。她刚在灯光雪亮的团总支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小时，现在一下跑到野外来，更觉得黑。她揉了揉眼皮，又接连地眨了几下睫毛，辨认清了路，才一步一步摸下山去。走了没有好远，发觉前面有个人影，好像是辛德明。追上去一看，宽肩膀，蓝衣服，脚踏草鞋，满是泥巴，果然是他。忍不住就叫了一声：

“嘿，老辛——”

但她咬了咬嘴唇，赶快住口。真的，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又不比在乡下，随随便便叫唤是不好的。就放轻脚步，跟在辛德明后面走着。可是辛德明已经发现她了，站着等她。没有办法，不管心里跳得多厉害，还是走上去。

他们在公路上慢慢地走着。

快走拢工地时，一弯新月才升上来。月光虽然是淡淡的，但在象轻纱般摇曳着的月色中，整个工地，都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得清楚了。工地很大，每个地方，只要眼睛看得到的，都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电灯光，晃动着簇簇人影；一幢幢高大的厂房，一座座楠竹搭成的工棚，都像是一幅幅剪纸，贴在蒙蒙胧胧的夜空里。向淑云是在农村长大的。第一次看到这壮丽的工地夜景，感到陌生，惊奇，并且激动

起来。“呵！真比画报上看到的还好看呵！”她暗暗欢叫道。刚才遇見辛德明时发生的那种胆小畏縮的心理，被內心的兴奋驅逐得一千二淨了。她的心不跳了，喉嚨里塞滿了話，很想痛痛快快的講出来。便走近辛德明一步，拉着辛德明的衣袖，說道：

“老辛，你看！这就是我們要在這里生活，要在這里工作的地方啊！”

但是辛德明始終沒有說話。

辛德明的沉默，立刻使向淑云想起前几天辛德明向她提出的那个要求来。她的心又卜卜地跳了，臉上也泛起一朵紅云。但她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談起那些私人的事情，就把拉着辛德明衣袖的手縮回来，故意把話題岔开：

“嘿，老辛，我問你，你們住的地方找定了沒有？”

“住定了。”辛德明說：“我們住的工棚在大飯堂隔壁，离你們很近。你們不是住在河边嗎？”

“是的，我們住在調度科后面，正对着長江，一出門就看見黃滾滾的江水，四周圍还長滿了密密的竹林子，打开窗子，竹叶就伸进来。多好啊！”向淑云說，同时偷看一下辛德明。想逗他說話，又問道：“嘿，老辛，我問你，你团的关系轉了沒有？”

辛德明弯身拍了拍草鞋上的泥，淡淡地說：

“我一鋪好床鋪，就去把手續办好了的。”

“我也办好了的。”向淑云說，又拉着辛德明的衣袖：“剛才我在总支办好手續出来，孤單單一个人走，又是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我的心很乱，正想找个人說話。誰知道就碰見了你。老辛，我有好多話要和你說啊！”

“你有什么話要說呢？”

“多得很。我們到那边坐坐吧！”

他們在距离公路不远的一块草地上坐下来。这里离工地更近，地势也高。工地上，十几部混凝土攪拌机正在咔嚓咔嚓的响着；在明亮的一排排电灯下面，成千上百个洋灰工人，推着斗車，吆喝着，把混凝土倒在几个厂房的地基里。有好一陣，向淑云却没有說話，只見她双手托着腮，沉思地坐着，凝視着前方。她看得这样入神，連一只蟋蟀儿在她身旁叫着，她都听不到。

三月的夜风微微地吹着。这时候，一大块云层恰巧把月亮遮掩起来。在黑暗中，只听得向淑云喃喃的說話声：

“嘿，老辛，我問你，你現在想些什么呢？不，不，还是我告訴你的好。我跟你說，我想的很多。不，叫我不想是不成的。你想嘛，象我这样一个人，一个乡下姑娘，現在变成了工人了，說不高兴才騙人哩！嘿，老辛，告訴你，今天一下火車，看到是一个这样大的工地，我們就要在这里工作和学习，当时我高兴得眼泪水都流出来了。別人在唱歌，我没有唱，眼睛里藏着泪花花，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的走。我老是看着脚底下的泥巴，心里想，我們中国的土地好大啊！全国的泥巴都是一样，黄黄地，油腻腻的。但是，乡里头的泥巴出的是庄稼，葫豆，麦子，这里呢，这里的泥巴上面，是要建設工厂的。同是泥巴，可出产就不一样，你看，我的想法多奇怪……”

她自己也忍不住为这奇怪的想法噗嗤一笑。一陣微风吹来，吹乱了她的头发。她把飄到額前的发絲撥了撥，然后細声絮絮地說下去：

“起初我一直只是高兴，高兴得胡思乱想。后来人家告訴我，这里修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发电厂，是苏联帮助我們的一百四十一項工程里面的一个，技术是很复杂的。我一边高兴，一边又有点害怕了。辛德明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从八岁开始就住在乡里头，你呢，比我大兩岁，你一輩子都在乡里头过的。你看，象我們这些毛手毛

脚的放牛娃，一下子来搞工厂了。我真耽心我們这双挖泥巴的手，搞不好工程技术……”但是停了一会，她又心慌意乱地挤出这样一句话：“不，我不怕困难。不过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晓得……”

镰刀似的月儿又从云层中冲出来。月光照在向淑云的脸上，脸色是宁静的，略带一点忧愁。她不住地扯着地下的草皮，几次用眼睛请求辛德明，希望他说话。但是辛德明还是不说话。等到他慢吞吞地把草鞋上的泥巴拍干净了，才毫不在乎地说：

“算啦吧！胡思乱想，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好怕呢？工作嘛，还不是人做的。我們在乡下，轰轰烈烈闹土改，斗争地主，搞互助合作运动，什么大风大浪都見过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不怕。我现在只想工作，我真希望明天早上就上班，不管分配我什么工作，电工也好，钳工也好，焊工也好。象去年我們在乡里抗旱一样，不管白天黑夜，都在工作。一天工作它个九小时，十小时，十一小时，十二小时……才过瘾……”

紧紧挨着辛德明的身子，向淑云想起了在去年抗旱时，辛德明爬在龙骨車上，一天一夜沒有歇气的情景。禁不住感动地想：“他就是这点好啊！”情不自禁的便想把她的手搭到辛德明的肩上去。但是，当她的手剛接触到辛德明的衣服时，便赶快缩回来。她想起了辛德明向她提出的那个要求。她害怕那个要求。她的心很乱。她惶惑的站起来，整理好坐皱了的衣衫，提議要走。

他們重又走上公路。这时大概是工会俱乐部关门了，加上又是夜班工人换班的时候，公路上来来往往都是人。人們喜笑着，爭論着，有的朝宿舍走，有的朝工地走。向淑云和辛德明夾在人群中，隔得远远的走着，好久都沒有說話。等走到一段比較人少的路，向淑云才大胆地走到辛德明身边，輕声問道：

“老辛，我很着急，我們怎么办呢？”

辛德明摸一摸前額，想了想，回答道：

“怎么办呢，我們明天去見隊長吧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不——”向淑云有点害怕。

“怕什么呢？”辛德明說：“請求分配工作，堂堂正事，有什么可怕呢？向淑云，去吧，你去不去呢？”

“我去，和你一起去。”向淑云低声回答。

突然，她又拉着辛德明的衣袖，眼睛閃着晶瑩的光，深情地望着辛德明。“你要帮助我啊！”她請求，似乎还要說什么話，但不远的地方有兩個人影在晃動，这惊动了她，她赶快放开抓住辛德明衣袖的手，慌張地向前走了。一直走到辛德明的工棚，才分手。望着辛德明那强壮高大的身影，在月色和灯光下消失了，向淑云才松了一口气，慢慢地回宿舍去。

.....

向淑云清清楚楚的記得：父亲是个挑煤工人。1939年日本飞机空襲重庆，父亲被炸死了。母亲呼天嚎地的哭了一場，埋葬了父亲，一对籬筐，一头挑着自己，一头挑着棉絮，頂鍋，含泪回到長寿乡間住下来。他們住在辛德明家不远，只隔着棵黃桷树。向家和辛家都佃了地主王六烟杆的地。向淑云替地主王六烟杆放牛，辛德明也是替地主王六烟杆放牛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天气特別冷，两个放牛娃衣衫單薄，便撿了些枯枝干叶，在一个山坳里偷偷点燃烤火取暖。恰巧地主王六烟杆經過，看見了，長長的烟杆便雨点似的朝他倆头上身上敲来。边打边罵：

“这是王家的山。想放火燒山嗎？”

两个放牛娃抱头痛哭了。

又一年天旱，向淑云的媽借了王六烟杆五斗包谷当口粮。过了

兩年，地主派狗腿來逼債，沒有錢，硬要向淑云的媽把女兒賣身到地主家當丫頭。向淑云的媽怎麼捨得？摟住向淑云哭了一天一夜。這事驚動了辛德明的父親辛景全。老头兒說：

“天下窮人是一家。好好……明早我兩爺子去打山。若打個豹子野豬，也把個姑娘搭救了……”

那一次，辛老头帶着兒子，伙同一幫窮庄稼漢，到武隆白馬山走了一趟，果然打得了幾只豹子野豬，及一些零星的兔兒山雞。將皮骨賣了錢，替向淑云的媽還清了地主的債。

自此以後，辛德明成了個打山能手。每年秋冬兩季，他背着明火槍，到武隆，墊江，涪陵一帶的深山大嶺去。向淑云也漸漸長大了。每次，辛德明上山去了的時候，夜里，對着油燈，她總掐着手指頭計算着辛德明歸來的日期。歸期越近，她的心抖得越厲害。在她的年青的心灵中間，她發覺已經有了一條細長的綫，將她和辛德明連結在一起了。

這樣不久就到了解放。解放後，地主王六烟杆垮了台，辛家和向家都分了田，生活蒸蒸日上。不久建立了村政權，辛景全當了村長。辛德明和向淑云都入了團，當了村幹部，白天在一起生產，晚上也在一起開會，上學……兩個老人，已經暗地替他們的子女安排婚事了。但是1952年夏天，長壽縣因為發展水電建設，辦了個技術訓練班，向淑云和辛德明都被調去學習。半年以後，因為工程的急需，又把他們調到這個工地來。

……就在離開長壽到重慶前一天，他們回家探望父母，在回電訓班的路上，辛德明提出了要在今年三月或四月舉行婚禮的要求。這時，他們正在龍溪河畔走着；太陽正在下山，斜陽照着河水，一點一點的在閃光。龍溪河的河水是很凶猛的，它象一條蛟龍似的，咆哮着，衝擊着，象千軍萬馬似的奔流下來。向淑云的心情也象龍溪河的河

水一样翻滚着。望着滚滚的河水，她想得很多，想得很远。她是爱辛德明的，但是她又害怕结婚。“不——”起先，她只是羞涩，脸红，不敢叫出声来。河水千回万转的流着，击打着河床中的岩石，溅起千珠万点的水花。向淑云的心，也象飞溅的水花似的，不平静地一起一伏着，矛盾着。停了一停，她轻声回答：“不，再等一等，让我考虑一下。”河水依然汨汨的流着，从武隆白马山那边流下来，一直流到长江去。这样，他们就来到这个工地……

2

女工宿舍在距离工地不远公路旁边的一个竹林子里，是一个竹篾搭成的草棚；里面摆着十几张架床，中间用木板搭成张大桌子，放满了脸盆，口盅，茶杯等。这时正是下午五点钟，宿舍里空荡荡的，早先就住在这里的那些女电器工，女钳工，都还在工地上班，只有新来的五六个青年女工，闲着无事，有的在挂蚊帐，有的在洗衣服，洗头，也有两个躺在床上看书，一边做着事，一边轻言细语地在谈话。正在这时候，向淑云回来了。看书的，洗衣服的，挂蚊帐的，都一下围拢来，抢着问她：

“怎么啦？你见到队长了吗？”

“队长咋个说的？究竟我们搞啥工作？”

“天呀！怎么你去这样久才回来呀？”

一连串的问题，问得向淑云心里发慌。她一边抹着额上的汗水，一边接连地摆手：

“不要吵，不要吵。队长说的，关于我们的工作，老早就安排好了，马上就要成立电焊班，派调度科的赵副科长来当指导员。队长说的，我们这批新来的，统统都编在电焊班里。队长说的，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。”

一个名叫岳凤美的女工，搶着問：

“那我們不是要当电焊工了嗎？”

“是的，我們是电焊工了。”向淑云肯定地回答。

屋子里，頓時响起了一陣快乐的笑声。有几个姑娘們攔腰把向淑云抱起来。向淑云很不好意思，滿臉通紅，連声央求：“同志們，不要吵。你看你們吵翻天了。”但是姑娘們不理她，还是你推我，我推你的乱叫乱嚷：

“好啊！当电焊工了。”

“要得，干电焊也要得。”

“一二三，走，上班去。”

正在鬧嚷嚷的当儿，只見那个名叫岳凤美的女工，好象不大高兴，悄悄地跑到一个名叫阳兴华的女工面前，說怪話：

“哼，真想不到，我們女孩儿家居然搞起电焊这門粗活路来了。早知这样，不来还好些。在段上搞搞工作，每月有几万元救济金，閑时打打鞋底貼补貼补，伙食还混得上。哼，我还以为会分配我們女孩儿家些輕松活路的。呸，真是倒了八輩子霉了。我看呀！那些学电器的，開車床的，才安逸哩！”

“你說搞电焊很惱火嗎？”阳兴华問。

“当然惱火啦！”岳凤美說：“听說燒电焊的，燒久了，眼皮会长起多大一个泡泡，搞不好眼睛还会瞎哩！”

“不会那么凶吧！”阳兴华半信半疑。

“哼，你不信？你不信就算了，又沒有哪个非要你信。”岳凤美說，把嘴唇堵起多高。

岳凤美解放以前是个布店的店員，因为老板改行，便失业在家，已經好几年了。这一次，是劳动就业来的。她穿了一条窄窄的長褲，一件藍布做的夾克，把个矮胖矮胖的身子，裹得象一个圓木桶。她長

得并不好看，黃色的臉上滿是雀斑，还有个塌鼻子。現在，她正洗过头，用干手巾揩着湿漉漉的头发，又拿把扇子，呼呼的向头上猛扇。停了一停，她又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走近阳兴华，很世故的說：

“你不信嗎？哼，告訴你，我还听說，搞电焊，是不会有后代的。”

“你乱說些。”阳兴华有点羞澀地說。

“哼，你不信？你沒有听过老人家說‘顧前不顧后，无后’嗎？你沒有看見那些輪船上掌舵的？那些人，十个有九个，都是絕子絕孙，到老都沒得人送終的。”

“你乱說。”阳兴华还在半信半疑。

阳兴华是个农村長大的高小毕业生，今年才十七岁。因为年紀小，沒有見過世面，平时很沒有主見。在技訓班的时候，她最佩服向淑云，她把向淑云当成姐姐看待的。听见岳凤美这样說，一时分辨不出是非，便跳到向淑云面前，用眼色来探問。等到岳凤美端着臉盆打水去了，才輕声問：

“向淑云，你听见嗎？她乱說些。”

向淑云正在梳理剛才被姑娘們弄乱了的头发，她一口咬着头发夾子，側着头問：

“我听不清楚，她說些啥？”

“她說，她說……”阳兴华竟然毫无顧忌的說出来：“当电焊工，不生儿的……”

这可把向淑云羞得滿臉緋紅了，一把拉阳兴华到門边，拍了她一下，罵道：

“嘘，小声点！姑娘家，这些話怎么說得出口呢？髒死人了。”又拉着阳兴华的手：“小阳，我們不要听她的。我們不懂这些，不想这些。”但她自己也不禁惶惑起来。还是臉紅的，說道：“哎呀！大白天，講这些髒話干什么呢？真是羞死人了。”

这时岳凤美端着盆冷水回来。在門口，她已偷听了向淑云的話。把臉盆放好，一边洗着手，一边板起臉孔冷言冷語：

“哼，假正經！当然罗，每个人都有个嘴巴，也有兩只耳朵，說不說由我，听不听由你，誰也管不了誰。髒？怕什么髒？怕髒的話，我来工地干什么，我还不会留在家里，吃吹吹稀飯？哼，姑娘家，好一个正經的姑娘家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还說……”阳兴华着急了，鼻尖上冒着汗水。

“我要說，我要說，說一說都不成嗎？”岳凤美一步搶到阳兴华面前，大声說道：“我从来没有搞过粗重活路，我耽心我搞不好。夏天太阳大，冬天冷风吹，我們女孩儿家，有許多不方便。搞病了怎么样？有誰来疼惜你？哼，不准人家說話，我自己耽心自己都不成嗎？”

岳凤美的态度，激怒了兩個女工，便諷刺她：

“好啊！又怕太阳又怕风，那不成了千金小姐了嗎？”

“我看你还是回家綉花鞋花枕头吧！同志！”

“天呀！怎么这个人这样蛮橫啊！”

岳凤美一点不慌張，低头洗她的手帕，同时还嘴道：

“好，你們說！你們說！我不說。”

当女工吵吵鬧鬧的时候，向淑云坐在床边，一句話也說不出来。想过去劝劝吧，又怕岳凤美那副凶相，只得暗自罵了一声：“怎么这个人这样不要臉。”她拿不出办法来，只有暗地着急。正在这当儿，忽然有一个穿着紅格子花布襯衫，身材高大，瓜子臉孔，辮子上扎了兩束綠色綢帶子，穿着一双擦得光溜溜的長統皮鞋的年青女工，輕飄飄的从門外走了进来——皮鞋踏在地板上，咯吱咯吱的响着。阳兴华看見她，便嚷道：

“好呀！甘海珍，你昨晚一夜都沒有回来，你到哪儿去了？”

甘海珍把一包花生米放在桌上，嗑着瓜子，鎮靜地看看大家，又

看看阳兴华，輕笑一声：

“各人有各人的事，我不信你管得这样寬。”

阳兴华不服輸，回嘴道：“一来到工地，气都沒歇一口，床鋪都不鋪，連假都不請，你就跑了。一夜都沒有回来。你……你……自由散漫。……”

这时岳凤美乘机走过来插嘴道：

“哼，又戴帽子！什么自由散漫？工作都还没有分配，別人去耍一天都不成嗎？”又向甘海珍討好道：“老甘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工作决定了，要成立电焊班，我們大家都要去当电焊工。”

甘海珍对着鏡子，解下辮子上的綢帶，滿不在乎地說：

“电焊也好，电器也好，車床也好，反正都是工作。工作我是要做的。做完工作，我也要看看戏逛逛街的。难道耍一下都犯法嗎？天才曉得。”

說完，一边剝着花生米，一边跑到床前，把鋪盖抖了几下，橫躺在床上；又在小口袋內掏出一面小圓鏡，对正自己的鼻子照着。她的鼻梁上原有个小黑痣，三小时前叫重庆一个卖膏药的应用药取掉了。現在，她觉得自己是漂亮的。

甘海珍也是長寿人，和向淑云同年。小学毕业三年了，沒有考取中学，不愿当合作社的會計，便进了电工訓練班。这人怪聰明，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可是她却最爱玩耍，跳舞、唱歌、打球，都有她一份。在电訓班的时候，她最爱打扮，看見別人有花衣服，她也买花衣服；別人打毛衣，她也打毛衣。每个星期天，都見她穿紅戴綠的，跑四十里路到長寿去看电影，东逛逛，西逛逛，有时搞到深夜才回来。她也最喜欢吃零食，口袋里常揣着几顆糖；每天晚上，都要上小館子吃一碗小面。

她什么人都不怕，就怕向淑云。兩月前，她害过場很厉害的痢

疾，向淑云扶她去看病，扶她进毛厕，更替她端茶端飯，把菜飯送到她嘴里，招呼得比爷娘还周到。向淑云时常劝她，叫她把聪明放在正事上。每次，她口里說改，心里却不愿意改。口袋一有錢，她就跑去上館子跑戏院。

现在，在床上躺了一陣，偷偷看一下向淑云，只見向淑云在看書，有点生气的样子，便跑过去，拉扯着說：

“向淑云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向淑云淡淡地看她一眼，指着床鋪：

“坐，坐。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到重庆去了。”坐在向淑云身边，她低声回答：“我舅娘在裕华紗厂。昨天我去找她，她正休假。問我有啥事沒得。我說剛来，沒得啥事。她請我看电影，吃飯。搞晚了，搭不上末班車子，我就沒有回来，和舅娘住了一晚旅館。”

“看的什么片子呢？”

“苏联片子，什么‘彼得大帝’，是上集，还好看，就是有些地方看不懂。”

向淑云不禁一笑，拉着她的手說：

“海珍，看看电影是可以的。但是，我們不要耍野了。一个人耍野了，就很难收得住心。昨天晚上，我真替你耽心。重庆这样大，不比我們乡下。我真怕你这个乡下姑娘，东轉轉，西轉轉，找不到路回来，要我們到处打鑼找你哩！”

“不，不会的。”甘海珍說，同时低垂下头来，无聊地看看她的手指甲。她知道向淑云是在劝她，但她不相信自己做錯事。事实上，重庆街头熱鬧的情景，百貨公司櫃台里的袜子手巾，还在吸引着她哩！

经过这一陣騷动，这宿舍又恢复平靜。外面，公路上，不时駛过裝运材料的卡車。卡車巨大的輪子，压着公路，轟轟的响着；加上工